



吃饭问题，根本问题。除了战争、疫情的因素，粮食作物减产加上持续的高通胀压力，迫使多国纷纷出招，对自家的饭碗严防死守。



吃饭问题，根本问题

事实上，在俄乌冲突之前，由于燃料和能源价格高企、气候干旱以及疫情的冲击，很多国家食品价格早已居高不下。5月初，联合国粮农组织发布《2022 全球粮食危机报告》：去年有 53 个国家或地区约 1.93 亿人经历了粮食危机或粮食不安全程度的进一步恶化，创历史新高。5 月下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格奥尔基耶娃在瑞士达沃斯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上表示，全球范围内，人们对能否以合理价格购买食品的担忧业已达到顶峰。

吃饭问题，根本问题。除了战争、疫情的因素，粮食作物减产加上持续的高通胀压力，迫使多国纷纷出招，对自家的饭碗严防死守。比如印度、马来西亚、阿根廷、摩洛哥、土耳其等国，接连发布了粮食出口限制令。英国《金融时报》评论，印度一禁小麦出口，国际市场直接动摇。5 月 16 日，小麦价格达到允许范围内最大涨幅，美国芝加哥期货交易所基准小麦

麦指数上涨 5.9%。康奈尔大学研究食品安全

的专家则表示，出口禁令不会带来

什么好处，实施禁令的国家

也不会持续很久，反倒

只会给其它国家带

来真正的问题。

美媒亦发文指

出，保持贸易开

放，才对缓解全球粮食危机至关重要。

关心政治经济学的朋友们

还不得回想起，2010 年 6

月至 2011 年 2 月，全球

小麦价格翻了一倍，这

对靠进口小麦为生的国家而言，无疑是个深坑黑洞，其中就包括曾经的“阿拉伯老大哥”埃及。当底层庶民几乎沦为荒郊饿殍，一点小火种，即可点燃经年累月的怨气。埃及的教训无疑为大家上了生动的一课：在大国博弈日趋激烈的时代，固然要抓“重器”，但归根结蒂，得先填饱肚子。

长期研究马克思主义、农村发展以及粮食安全等问题的学者许准近期撰文指出，2022 年 3 月至今，国际市场上的小麦价格暴涨，从绝对价格上说，已经赶上 21 世纪初全球粮食市场危机的水平了。

按照作者的分析，从《谷物法》废除到“一战”爆发这大半个世纪里所形成的国际粮食体系，是以主要工业国英国为进口中心而维持下来的；这一体系的核心就在于有少数的工业国，依靠殖民地或者不发达地区的粮食出口维持本国的工业积累。

待“一战”停火，为让欧洲免于革命，美国向欧洲猛输粮食，新的国际粮食体系的雏形出现：以少数国家对农业进行补贴干预为基础，以部分国家和地区大量生产粮食剩余为中心，而体系中其他地方则吸收这样的粮食剩余。“二战”后相对稳定繁荣的时期，这种美国中心的国际粮食体系正式确立。不过，“一战”后的美国体系里，购买美国粮食的是欧洲国家；“二战”后美国借助马歇尔计划和欧洲重建计划，让（非社会主义）欧洲复制美国的补贴干预模式，成为国际粮食体系里面的出口方。因此，世界粮食的进口方，变成了那些“抄不来中国作业”（没有彻底的土地革命和农村集体建设）的第三世界国家。它们逐渐受制于国际粮食市场（以及美国），这份“不平衡”预示着体系的紧张。

过去几十年的情况为：老体系依然运行，20 世纪 70 年代的危机暴露出来的问题（苏联转为主要的粮食进口国，“粮仓”突变“粮荒”）亦未缓解。而 21 世纪的头十年里，前苏联地区倒又“卷土重来”，俄罗斯、乌克兰的小麦出口风生水起。综上，读者可从许准的观点得到结论：眼下的世界粮食危机并非只是一个由非常态地缘政治引起的暂时性问题，它是两百年来国际

